

# 酒賭小浪子

卧龙生 著



下

茜茜道：“无论如何，这是好现象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以欧阳芳菲的身手，加上另有奇遇的常有庆，小罗，你居然能近两百招内未露败象，且会踩了欧阳芳菲一脚，这就非同小可了。”

小罗道：“我真的想不通，但至少不是绝症已经好了。”

“葛三刀”忽然拍了后脑一下，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披发前辈给你的药，有什么效果？至少在你未服此药以前没有这现象。”

茜茜道：“对对，一定是这药能治你的病。”

小罗摇头道：“说是药的功效，我不能否认，就算如此，也只是一时的抑制病情，而充奋了体内潜力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就算如此，对绝症总是有益的。”

茜茜道：“常有庆真不是东西，居然当众侮辱他的表妹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茜茜，你不懂，小五子和软软可能真的被人家弄了，这是可以自举措及外表上看出来的。”

茜茜道：“我才不信哩！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处女的眉毛一路往后顺，眉尖部分不会竖起来。鼻尖用指头轻按，那块软骨没有分叉，如已分叉，就不是纯洁之身了。”

茜茜道：“‘葛三刀’你懂的可真多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另外由乳房、臂部及腰部的形状和摆动的情形，都可以鉴定是不是处女。”

茜茜道：“你们男人那么重视处女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当然，即使男人自己不是处男，他们也重视处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你问小罗。”

小罗道：“在男人来说，对方是处女即代表绝对的获得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不是处女，即等于一件东西被两个人、三个人，甚至更多的人瓜分了，男女间的事一定要独占。”

“真自私！”茜茜道：“世上是不是真有处男？”

“我当然不是。”葛三刀”道：“但小罗不久之前还是。”又道：“也就是说，他把处男交给了小仙蒂。”

小罗走向林中，大概是小解去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两条人影如大鸟凌空飞落。

居然又是常有庆和欧阳芳菲二人。

“葛三刀”一怔，立刻不由心头一惊，也就猜到对方的心意了。

他们必然估计小罗正处于低潮时间，绝对不堪一击。

茜茜道：“你们还不死心，又回来干什么？”

常有庆四下打量，道：“小罗呢？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姓常的，你虽然长得挺痒眼，浑身的细皮白肉，只可惜小罗一向不好此道。”

常有庆故作未闻；欧阳芳菲道：“莫非跑了？我就知道，他此刻正是由强变弱的低潮当口。”

欧阳芳菲又道：“把这两个小崽子带走，还怕他不出头？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欧阳大妹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小罗的花柳

病还没有治愈，如今又多了一项‘唐疮’。”

最早的“杨梅”传自欧美，而唐人又传到扶桑，所以扶桑人又称为“唐疮”，“杨梅”与“花柳”都是中国人起的名字。

欧阳芳菲讪讪地，知道：“葛三刀”话中有刺。

上次欧阳芳菲想啃小罗的嫩草，被小罗裤裆中的臭鱼骗了。

就在这时，林中走出一人，边走边提裤子。

欧阳芳菲道：“那不是小罗吗？”

那人道：“是谁找我小罗？”

常有庆道：“是我常有庆。”

小罗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常有庆冷笑道：“刚才没有分出胜负来，要再试一下。”

“葛三刀”大声道：“你要不要脸？刚才是以二对一，那不是已经分出高下了？”

常有庆道：“刚才正因为欧阳大妹援手，所以我未出全力。”

“呸！别吹了，我看你们还是滚吧！别自找难堪。”

“呛呛”声中，常有庆和欧阳芳菲一齐掣剑。

小罗已到达现场，道：“两位似乎非带走我不可？”

常有庆道：“不错。”

“有把握吗？”

“非但有把握，本人独挑，不会超过六十招。”

小罗淡然道：“要是超过了六十招呢？”

常有庆道：“我就是你的孙子……”

“葛三刀”大声道：“连我都不会要你这么一个孙子，小罗

会要？”

常有庆狠毒地瞟了“葛三刀”一眼，道：“如我不能在六十招内摆平小罗，可以把痰吐到我的脸上。”

说着，剑已刺出。

茜茜低声道：“这一招我也学过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这不是证明他也学了童先生的武功？”

“当然，而且比我学的更多些。”

小罗以一双肉掌招呼常有庆的长剑，仍然有攻有守。

“葛三刀”兴奋地低声道：“茜茜，怪事啊！”

“什么怪事？”

“小罗的忽强忽弱毛病，似乎已经好了。”

茜茜道：“是呀！这真是一件大喜事。”

“可见那位披发人的丹药灵得很呢！”

欧阳芳菲在一边观战，不断地摇头皱眉，表示不懂。

其实非但欧阳芳菲及常有庆不懂，就连小罗自己也不懂。

常有庆一定要在六十招内击败小罗，不然话出口收不回来。

此刻小罗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，所以欧阳芳菲未上。

她认为常有庆必能在六十招内得手。

这也是由于常有庆在玄阴教中的地位不比欧阳芳菲低些。

六十招过去，小罗并未落败，“葛三刀”大声道：“六十招到了！”

但小罗未停手，常有庆自然也不会停手。

此刻欧阳芳菲也上来了。

“葛三刀”骂道：“真是下三滥……”抢刀扑上，茜茜也挥剑加入，他们二人自然起不了多大作用。

大约百招左右，常有庆挨了小罗一掌。

欧阳芳菲一愣，被茜茜的剑尖挑破了上衣。

两人立刻停手，这是因为小罗迄无败象。

似乎小罗的忽强忽弱现象，今夜已经不见了。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常有庆，这口痰由我来吐吧！相信小罗不屑吐你。欧阳芳菲，你也出过手，自也该承受一口痰的。”

常有庆冷哼一声，和欧阳芳菲一交眼色，疾掠而去。

二人奔出七八里外慢下来，欧阳芳菲喘着道：“常副教主，今天小罗有点不大对劲，是不是？”

常有庆茫然道：“想不通！”

欧阳芳菲道：“人所共知，他有‘五阴鬼脉’，大限已近。”

常有庆道：“会不会是以讹传讹？”

“你是说他根本无此绝症？”

“是否有此可能？以衰兵姿态，寄身江湖，以便造成一个情势。那就是高手不屑动他，庸手动不了他。”

欧阳芳菲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亲眼看过小罗有绝症的高手，至少在五六人以上，如‘三绝’的秦万年、公孙拳和司空展等。武林名医潘奇、等而下之的万世师、了因和尚、丐帮长老高清风、天机子道人，以及姜开基和了尘老尼等。”

“这个我也知道。”常有庆道：“这正是我不懂之处。”

“还有什么不懂的？也许这小子的病已治好了。”

常有庆摇头道：“不是。还有，秦茜茜的剑招和我的完全一样，她怎么会这种剑法，我更想不通。”

欧阳芳菲道：“常副教主的师承又是谁？”

常有庆没有回答。

此刻自林中又走出一个小罗来。

“葛三刀”和茜茜恍然大悟，原来小罗去小解换了一个人。

现在走出来的，才是真正的小罗。

小罗道：“由于我手上的红圈已退，仍然具有威力，交手时延长了一倍的时间，但我知道不会永久如此，当时进入林中，见了这位兄弟。”

假小罗道：“今后请不必叫我兄弟，就叫我影子好了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这是啥意思？”

“因为我是他的影子，而且这么叫别人听不懂。”

小罗道：“兄弟为我受苦受难，不知哪一天能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德债、恩情也能压死人的。”

影子小罗道：“你别感激我，你该感激我的主人。”

小罗道：“令上是何人？”

“他就是‘七杀梦魔’，兄弟，你听了这话千万要理智。”

小罗愕然道：“我只是不懂，他为何要成全我？”

影子小罗道：“因为他要报恩。”

“他欠我的恩？”

“不是，是欠令尊、令堂的大恩。”

小罗道：“‘七杀梦魔’会欠家母的恩？”

“大概是的。”

“欠了什么恩？”

“这……这就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了，兄弟，我要走了，必要时我们仍可见面，再见。”

小罗本来还要再问些别的事，但影子小罗已经走远了。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我本想问问他，知不知道披发人是谁？”

小罗道：“对，我也正要问这件事。”

茜茜道：“影子小罗知道的秘密不少。”

小罗道：“只不过他不便多说，这也不能怪他。”

“葛三刀”道：“真巧，刚才幸亏遇上了他。”

“不错。”小罗道：“今夜我的耐力本已比过去长了一倍，但到常有庆再度折返时，刚好是低潮时刻，也正好遇上了影子小罗，于是他和我交换了衣衫。”

茜茜和“葛三刀”这才看出小罗的衣衫果然换了。



影子小罗在一家酒楼上独酌。他一向是独来独往。

有很多话不能对别人倾诉，心情总是不能开朗。

由于某种原因，他必须和女人多接近。

老实说，他并不愿如此，但这是命令，而且是为了救人。

这工夫，楼上走上七人，为首的是“季圣”万世师，后面是了因和尚、丐帮长老高清风、天机子、“云中之虎”姜开基、江涛和了尘老尼等。

后面的还没上楼，万世师已经嚷嚷起来，道：“嗯！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呀！这小子居然在此。”

高清风道：“这一次再让他跑了，我们就太无能了。”

小罗端坐不动。他当然能猜出这些人的用意。

这些人表面上是为徒报仇，或为武林除害，但骨子里却是为“中原十二赌坊联盟”卖命，自然拿了人家的好处。

万世师道：“小罗，今天这场面你还要挣扎？”

小罗道：“今天的场面又如何？”

高清风道：“小崽子，你别狂，今天你跑不了的。”

小罗干了一杯酒，道：“咱们看看是谁先跑好不好？”

姜开基道：“少和他扯谈，上！”

他说“上”，自是他和江涛及了尘三人先上。

但三人还没太接近，已被小罗弹起的三颗盘中的花生米逼回原地，这情况是很泄气，很尴尬的。

万世师等人在这三人面前虽然托大了些，却尝过小罗的

手段，立刻也出了手。楼上宽敞，食客不少，不碍动手。

小罗以一敌七，当然不会太轻松。

七人对付小罗，由于打心底怕他，都不敢太逼近。

这么一来，小罗反而有机会占对方的便宜。

偶尔会砸踢姜开基等三个较弱的一掌或一脚。

七个人七条心，怎么打也不会有结果的。

因为谁也不愿先倒下来，大家都这样想，就会出现稍上即退，稍沾即走的游斗场面。

天机子道：“这样打法徒有联手之名，却无联手之实力，大家要合群，不要有光顾自己，明哲保身的心理。”

高清风道：“对，要上就必须抱着玩命的心情。”

高清风果然逼了上去。

高清风一上，了因、天机子和万世师也都各占一个方位贴上。

江涛等人再上，楼上地方毕竟狭小且有餐桌，不免碍手碍脚，如此一来，他们就难以发挥威力。

小罗把江涛逼向万世师，几乎倒在他的身上，几乎同时把姜开基逼到高清风杯中。了尘被他一脚踢中，向了因倒去，了因只好扶了他一下。

小罗道：“你们是一家人，应该扶持一下。”

天机子见有孔隙可乘，狂烈的一掌砸向小罗的左后肩。

这一掌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便宜。

没有人以为会不中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果然中了，只不过中掌的却是天机子，因为小罗这一掌有点反传统。

反传统的打法，在电光石火的瞬间，有几个人能有效地封

架、闪避或予以反击？仅仅“反传统”三字就把他震住了。

七个人为之气结。

天机子更倒霉，他是第三个被对方击中的人。

这么一来，其余的人知道厉害，又游斗起来。

这时楼口处忽然一声怒叱道：“都给我站到一边凉快去！”

众人望去，是两个妙龄女郎上了楼。

正是风情万种的小五子和姜软软二人。

“小妹……”姜开基道：“小兄找你找得好苦，这次遇上，可不要再乱跑了！跟着我们吧！”

哪知软软淡然道：“跟着你们，八成处处挨揍丢人。”

姜开基脸一红，这工夫万世师等人果然退下。

他们目前正想找下台的机会，此刻做壁上观是最划得来的事。

小五子道：“小罗，愿不愿意跟我们走？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

软软风情万种地道：“当然是到你愿意去的地方。”

姜开基见众人面有不屑之色，十分尴尬。

小罗道：“如果你们能击败我，我不去也不成对不？”

小五子道：“这也是实话，软软姊，上……”

二人这一出手，一边的一些素日自视甚高，总以为是武林中响当当的一些人物，不由目瞪口呆，尤其是姜开基。

数月不见，妹妹居然一跃为武林顶尖高手。

小五子更不必说，有些招术竟能把小罗逼得团团转。

两个妙龄女郎，把小罗逼得攻少守多，比七个还管用。

当然，如果七人像小五子及软软这么合作无间，他们也能

击败小罗，但人越多越难发挥应有的力量。

小五子的武功亲手传自童先生。

她曾戏言，要超越童先生，而童先生也不留半招地教她。

童先生只以为她是年少好胜，即使全部教给她，她要超越他仍然很难，即使如此，小五子的底子就比较软软高明了。

而以前，小五子比软软差得多了。

小罗越打越心惊，他认为小五子很可怕。

就算他和小五子一对一，两百招内能平手也算不错了。

还有一点心理上的障碍，那就是他认为小五子和软软是小罗的人。

尽管他知道小罗已和小仙蒂有夫妻之实，和茜茜也不错，但他却知道，以前小罗和二女也非泛泛之交。

由于这种心理，在出招用力方面不知不觉就留了分寸。

万世师一千老一辈的人，越看越心奇，越看越伤心，似乎不仅仅是“老了”二字就能表达他们的心情。

小罗有了退意，攻击力就减少了许多。

二女见他想走，攻得更紧更快。

此刻软软狂攻一招，为小五子制造机会，小五子也以最精细的一招点了小罗的穴道，小五子一把揪住了他。

楼上一片死寂，只有二女轻微的娇喘声。

了尘道：“不知两位小施主能不能把他交给贫尼？”

软软道：“为什么要交给你？”

姜开基道：“小妹，是这样的，这小子勾引水月庵的门下做出败坏庵风之事，大师要带他回去治罪。”

小五子道：“他冒犯了我们，我们也正要带他回去治罪。”

姜开基道：“小妹，你的技艺虽然大有进境，只不过看你的谈吐和举止，似乎在外染上不好的习气了。”

软软道：“在外闯荡自和在家里不一样。”

小五子道：“软软姊，把人带走。”

软软扶起小罗，连向姜开基点头道别都没有，即下楼而去，姜开基脸上无光，忿然道：“女大不中留！以后我也懒得管她了。”

高清风道：“女大不中留还在其次，令妹和小五子以及小罗等人在一起鬼混，还会是个好孩子？”

小罗躺在一家客栈的后院屋中床上。

小五子和软软在外间对酌。

在她们目前的看法，小罗只是她们最后的一道大菜而已。

问题是这道大菜是由谁先动筷？

小五子认为软软会自动退居第二，她拔头筹。

自学了童先生的绝学，身手比软软高，软软处处听她的。

两人喝了七八杯，谁也不出声，小五子沉不住气地道：“软软，我有个想法，所以才把他弄到此处。”

“也许我知道你的想法。”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不让那个仙蒂小喇叭独占，至少我们也分了她一杯。有一天不论到何处见到小仙蒂，就告诉她我们也曾……”

小五子道：“咱们的想法不谋而和，只不过这是不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这句话‘是不是’三个字？”

小五子点点头。

软软道：“男女之事，永远谈不上那三个字的。”

小五子道：“咱们来到划拳以决先后如何？”

软软道：“好主意！”如在未失身之前，二女都不会说出这种话来。

三拳两胜，小五子胜了。

在赌场中长大了，玩这些总是占便宜些。

小五子喜极而手足无措，她早已属意小罗，本以为今已不可能。尽管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他，她以为得到的就是得到，没有什么分别。

尽管她已算是过来人，已非清白女儿之身，但小罗在她的心目中却像是必然的伴侣，她认为她在小罗心目中也该一样。

关上门，软软为她把风。

董先生一生沉迷醇酒和妇人，床第间的一些花稍自是小五子前所未见也前所未闻的。开了窍以后，现在也变成老手了。

小罗能听能说却不能动，完全由小五子摆布。

小罗大惊道：“小五子，快下床！快点！”

“下床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下床你就会造成终生的遗憾。”

小五子笑得好媚好荡，道：“你是不是说你已经有了小仙帝？”

“这当然是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不是那个小罗，小罗另有其人，我只是一个假小罗而已。”

小五子此刻欲火高炽，哪还能悬崖勒马？

加之小五子惟恐煞风景怕小罗不合作，已为他服了药物。

此药的力量一旦发作，自然是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
事到至此，小罗自然是什么也不必说了。

他过去接近很多的女人，表面上看来是个好色之徒，其实不然。

小五子尽情享受她一年多以来梦寐以求的欢娱。她不以为这是轻狂，她认为小仙蒂得到小罗的方式也未必高明。

人要作不太光明的事，总要先为自己找些理由。

小五子尽了兴，再由软软接“棒”。

其实她们如此放浪形骸，表面上是贪图肉欲征逐，事实上在她们心底深处，却恨透了童先生和常有庆，她们这么作，就等于向二人示威，或者是一种侮蔑，让他们戴绿帽子。

小罗羞忿欲死，这种事对他一点也不陌生，但是，每次都是由他自己选择，由他自己作主，而这次却是被动的。

他的的确确变成了两女的玩物。

而他由于已服了他们的亢性之药，又身不由己。

所以二女可以说为所欲为，尽兴而罢。

二女去洗澡时，在浴室内大谈今夜之乐，且给了小仙蒂颜色看，这真是她们今生最得意的事。

药力退后，小罗自解穴道离去。

小罗、“葛三刀”和茜茜三人又在赌场中。

而这家赌场又正好是“中原十二赌坊联盟”之一的兴隆赌坊。小罗一坐下，人家就知道他的身份了。

于是找来了一流的老千，四周自然也布满了杀手。

所谓杀手，有的是武艺高强，而有的只是一击成攻的狙击

手。

“天门”的老千四十左右，他世故地道：“老弟要赌什么？多大台面？先说明也好有个准备，看来都是道上的朋友。”

小罗道：“赌多大都成，那看赌什么而定。”

老千道：“梭哈如何？”

小罗道：“行！”

老千道：“赌多少台面你说吧！但希望不少于五千两。”

小罗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我赌钱从不鸡零狗碎的。”

他说着却未掏出银票，目光向四下一梭溜，竟发现潘奇在人群中，立刻向他招招手，道：“过来！”

潘奇并非怕他，而是怕那披发人。

他知道，披发人叫他到处宣传小罗有“五阴鬼脉”绝症，已活不了一年的动机，不过是要高手不屑动小罗。

披发人自必是小罗的朋友或亲人。

潘奇一生中没有死心塌地服了一个人，只有披发人例外。

所以小罗叫他过去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分开人群走到小罗身旁。

小罗道：“把六千两银票放在我的台面上。”

潘奇面色一变，正要拒绝，小罗眼睛一瞪。

这一瞪，潘奇不由一窒，也有点怕他。因为他也不是小罗的敌手。

万一在这么多人的场面上翻脸动手吃了亏，可就不是五六千两银子可以弥补的损失了，衡最轻重，忍痛掏出一叠银票。

小罗一把夺过来，道：“全赌了！”



潘奇哭丧着脸，道：“小罗，那是三万多两呀！”

小罗道：“三万两在你不多，在我不少，试问，一个好好的大活人被你解剖了一次，这能值多少？”

潘奇呐呐而止，的确，小罗对他已经够客气了。

赌局开始，由小罗发牌。

本来牌在他的手中，好像每张牌都听他的指挥，只不过这一次他表演了最拙劣的洗牌技巧。

他故意把牌洗散了，使人觉得他是个大外行。

至少老赌徒在洗牌方面是很在行的。

当小罗让对方“迁”牌时，“天门”说不必了。

不必“迁牌”有两种动机，一是信任对方，一是有把握。

所谓有把握就是不怕对方作弊。

小罗当然有数，当他发给他自己的第一张暗牌时，“天门”闪电般伸手要抓他的左手，但是已稍迟一步。小罗道：“老兄，你干啥？”

“天门”道：“你弄鬼！”

“别找岔成不成？这么多的人没看清，只有你看到了？”

“出门”和“末门”也道：“我们也看到了。”

小罗道：“你们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开门”道：“你这张牌不是从第一张牌上发的，而是第二张下面第三张处发的。动作太快，别人当然未看清。”

小罗摊摊手道：“各位相信吗？”

四周围观的人多为赌客，他们并不知道：“中原十二赌坊联盟”的事，再看看小罗洗牌的拙劣技巧，自然不信。

所以有几个赌客道：“这位小友不像个老千。”